

馬蘭草

光彩屏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六十年代初期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

小说通过某大学女政治教师何丹和搞帽右派柳彤相爱、以及她给系总支书记陆芒提意见,遭到打击和迫害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批判了极“左”思潮给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造成的危害;歌颂了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系、校和省委宣传部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教职员工同极“左”思潮进行的英勇斗争;塑造了党的领导干部关云、俞帆、陈信、老大夫夏明德、青年教师朱墨林、杜梅筠、许文奇和陆芒、金临凤、吕人美等正、反两个方面的艺术典型形象;展现了西北边疆地区生活的一帧帧色彩明丽的锦轴画卷。

小说语言朴实、凝炼、生动、亲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

责任编辑 单 纯

责任校对 齐 笑

马 兰 草

亢彩屏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17\frac{7}{8}$ 印张 插页 5 384千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65,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04 定价1.16元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
摘自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目 次

献给读者的心

——代序	苏叔阳 (1)
楔子	(5)

第一章 进府	(13)
第二章 网	(32)
第三章 驱旧迎新	(58)
第四章 “神仙会”	(82)
第五章 仙凡之间	(98)
第六章 调令	(124)
第七章 初欢	(154)
第八章 风乍起	(178)
第九章 定情	(195)
第十章 运动谁?	(231)
第十一章 狐和虎	(255)
第十二章 人们	(281)
第十三章 “欲加之罪”	(311)
第十四章 草劫花泪	(336)
第十五章 灵魂的裁判	(360)
第十六章 况钟和罪人 (一)	(382)
第十七章 况钟和罪人 (二)	(410)

第十八章	“大义灭亲”	(435)
第十九章	马兰之歌	(471)
第二十章	盘山行	(488)
第二十一章	未了结的“帐”	(509)
第二十二章	逃了和尚，庙还在	(530)
未完的话		(553)

献给读者的心

——代序

苏叔阳

我本没有资格给别人的作品写序，而且我相信这篇不涉及作品本身的短文，也不会引起读者的兴味。然而，为了这作者，为了这作品的问世，我还是提起笔来，写几句非说不可的话。

彩屏同志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并不十分熟悉。除了入学第一天曾经同桌就餐，在整个大学读书期间，我们似乎并没有过交谈。记得那天她在餐桌上一直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吃着碗里很少的一点蛋炒饭，好象羞于同任何男同学说话，默默地吃完，又默默地离去。此后，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沉默少言，冷漠内向，对她轻蔑的人与事，只报以嘴角的一撇。然而，她的聪颖与博览群书我是知道的。她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总之，学生时代的她，似乎是一位矜持与洁身自好的姑娘。

我们的大学生活处在那样一个时代。国家与人民都如朝日方升充满着蓬勃的活力。在我们的心头闪耀着光辉的理想，青年的心虽然不能说纯净如透明的水晶，至少也象碧蓝的天空。在我们面前有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我们纯洁到了天真的程度。然而，一场被人为扩大化了的政治运动，狠狠地矫正

了我们的幼稚。而我们所在的母校，当时在这场斗争中是以先进而闻名的，虽然也许并不是全国高校之冠。眼看着一个个同学一夜之间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那种不理解而又强迫自己去理解进而自我谴责的精神苦闷，是今天的青年很难想象的。从那时起，我们都变得空前严肃，开始认真地思考生活，认识人群。也正是那时，不少同学为我嘴上缺少尽职的哨兵而忧心忡忡。事后我才知道，为我悬心的学友之中就有彩屏同志。当时我是诚心诚意地勾销了自己捍卫诚实的权利，把自己对于这场斗争的不理解虔诚地归咎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而我这时也曾不经意地发现彩屏同学变得越发冷峻、庄重，甚至有些凄然。这神情和她那不满二十岁的年华极不相称。

此后，毕业了。大家天南地北，二十余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然渐渐完全忘却了她。一九七八年，我突然收到她的来信，才知道了这些年她幸与不幸的生活。她有近乎孤傲的脾性，这弱点却使她保持了政治上与人格上的正直和清白。政治上，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她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检验，那些当时被斥为“右倾”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生活上，她没有向任何一个以鞭打别人为业、自以为十分革命的假左真右者低头。摒弃足以使她安富尊荣的时尚习俗，执着地追求真挚纯洁的爱情，表现了她对“真”、“善”、“美”的深切向往。而就为了这些，她的健康被戕害了。在她婚后不到半年，便沉痾不起，辗转病榻十五年，和死神互相追逐。

不久，我又收到了她寄来的厚厚的一叠手稿，这就是《马兰草》，在医院的病历表格纸的反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蝇头小字。这是她在左手做着每天一次静滴的情况下，忍受着难言的病痛佝偻着身子在病床上用一年多时间写成的。当我看到这草稿的前面有一段“作者遗言”时，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控制了。这大约是我的泪腺过于发达的缘故吧。我不知道一个明明知道死之将至的病人，用颤抖的手写下数十万字的作品，而且不敢奢望生前能见到它问世，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和毅力。亢彩屏并不是一个彪彪的英武者，只不过是一个有时还过于伤感的中年妇女，可她所做的是值得任何一位健康而又勇气十足的男人应该学习和敬佩的。我相信我处在她的境况下，一定要比她软弱的多。

我捧着她的手稿象捧着一位朋友的心。这颗心是病残的，常常需要用药物和医术使它重新跳动起来；而它又是活泼泼充满着生机的，它闯破了那禁锢它的病弱的躯壳，飞出窗口，飞向社会，飞向人间，飞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四处奔走，希求这手稿化为铅字。在近乎绝望的时候，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将稿子拿去了。此后，经过了他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这作品终于问世了。

对于这作品，我不想置一词，因为自有广大读者的公论。我想，一部作品问世，就如同作者树起了一面靶子，谁都可以放箭的。品头评足，说长道短，见智见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只祈求读者诸君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小说，而要看到那搏动在字里行间的一位中国知识妇女的心。

比我们更有出息的人，在中国不可胜数。然而今天他们还困扰在菲薄的物质条件、坎坷的生活境遇和贫乏的精神状态之中。不少善心的同志不愿意看到描述真实的作品，以为作者们都是心术不正、存心诬诟社会主义的坏蛋。可是他们

忘记了，敢于正视这缺点、这落后、这不足的人，正是对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的勇者。正是我们的党，教育了这整整一代人，用光辉的理想武装了他们，虽历经劫难，也仍然在他们心里保存了光明灿烂的一角。这一角始终燃烧着希望之火，不管有多大的风雨，怎样的气浪冲击，它都倔强地燃烧着，燃烧着，照亮着人生的道路。看看各行各业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们吧！不管家境怎样困苦，不管在政治上经受什么委屈，他们都苦苦地热恋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理想。他们隐忍了灵魂上的一切创伤，咬紧了牙在干，在工作，在向前进！这是我们民族美德的表现，这是我们党伟大工作的结晶，这是我们祖国永远不会沉沦的原因之一。这些人，平凡而又普通，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也许会有痛苦的呻吟和低声的牢骚，甚而也许是倒卧在病榻之上的病残之躯。但他们是祖国脊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是他们的血汗铺就了我们“四化”的基石。爱他们吧！关怀他们、信任他们吧！失却了这些普通人，我们将失却一切！

各种星辰组成美丽的星空。伟人固然可以成为炫目的明星，但普通人也是星星。让我们都成为一颗星吧！祖国的夜空将永远璀璨绚丽！

这篇短文到此应该煞住。但我想说最后一句：世界是创造出来的，所以也永远属于创造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于上海

楔 子

时令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东海之滨，三江交汇处的临河小城，沐浴在融融的春光里。明净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岸上，嫩黄的柳条在轻风中曼舞；河里，处处响着清脆的捣衣声。片片比雪洁白、比棉絮柔软的云朵，在碧透的天空里缓缓流动。杨柳岸傍绿树丛中的一条老式的小街，石板路面宽不到一丈，但异常洁净。沿街住户的门前两边种植的高不过人的弯弯柳，伞形的树冠，缀着条条金线似的枝条，灿若华盖。街上行人很少，除了鸟雀的鸣叫，孩子的欢笑，难得听到别的声音。在一个和邻近门楼相似的石砌小门的天井院里，一株无花果树占了半个庭院；而另一半，除了生机勃勃的玉兰、腊梅、香泡、金檀，竟还有一株苦楝。那苦楝树枝叶婆娑，躯干细而挺拔，高高地站在众树之上。对着小门的三间明显已歪斜的旧式平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墙上覆盖着藤萝、爬山虎，这说明它的年龄起码在一百年以上了。屋中间的一间是穿堂，也当客堂使用。这里摆着一张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重而又大的方桌和几只模样相配的三腿圆凳。穿堂的后门外是一个遍植花木的大院落，里边住着十来户人家，有两个侧门通向江边。穿堂的左右两头是套间，一头的门上挂着长形铜锁，锁上有一层灰尘，显见

得久已无人居住；另一头被虫蛀的斑斑驳驳的两扇雕花木板门，一扇开着。从穿堂里走过的人，都可以从开着的门里看到房里的陈设：一张老式淡黄色双人床上悬着一顶白纱帐；床的一头是一只褐黄色、构造复杂、有十几只小抽斗的老式梳妆台，中间嵌着一面蛋圆形的大镜子；床的另一头摆着一只土黄色床头小柜；同样颜色的桌，橱，柜，靠墙立着。它们的样式和破旧的程度，都说明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的遗物。大镜子里边总是映出一张和家具差不多颜色的脸。这是卧在床上的那个女人的脸。

这一张女人的脸，从形貌很难确定她的年龄，可以说五十，也可以说四十；可是，在她笑的时候，唇角微翘，竟象三十几岁。但这张脸很难得笑，因而，映在镜子里的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呆滞的黄肿面孔。人们从门前过，长年累月看到的就是这副面孔。大院落的小孩子们总怕看这张脸，可又想看；所以，总要设法把门弄开，看一下，吐吐舌头，嘻嘻哈哈笑着跑掉。这张脸也有活跃的时候，就是每天早晨的新闻广播时间；每当这时候，脸上那一双细得象线一样的长眼，睫毛抖动，露出黑白分明的眸子，说明她还是一个有生气的活人。这时，床头小柜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在报告着当天的新闻；声音传到小院里，传到石砌的小门外。过路的人偶而停下来，向小院里瞥一眼说：“柳家阿嫂又在听广播了。”逢到多年在外、难得返家探亲的人问：“柳家阿嫂是啥人？”旁边要是小孩子，他们会争着告诉他：“柳家阿嫂是个北方女人，她不会走路，难得讲话，整年整年睡在床上。”

“啊！柳家阿哥那么好的人，怎么讨了个残废老婆？”

“不是的。柳家阿嫂是大学堂里的老师，是专门讲话的

人，还会唱。有一年，那是很早很早了，阿拉姆妈讲，还没生我呢，一伙外省来的人到柳家，把柳家阿哥捆绑走了，说是‘清队’清出来的‘敌人’。那时，柳家阿嫂正生病，吓死过去了。阿拉姆妈把伊送到医院。伊讲柳家阿哥和她都是讲话讲触了霉头，从此要永不讲话。以后，伊就不肯讲话了。”

这天，辰光已不早，可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还没响起。有个孩子好奇，伸头向房里望望，只见那张脸上的嘴唇在动，又听到轻轻的歌声。这声音沙哑、硬涩，但音调准确，韵味浓厚。他向床上望望，果然是床上那个“柳家阿嫂”在唱。他壮了壮胆，仔细听她唱道：

“大青山，山连山，

层层青山遮不断，……”

几分钟后，大院落里的人议论纷纷：

“柳家阿嫂唱起来了，柳家要有喜事了。”

“柳家阿嫂唱得蛮好听，阿拉毛毛听见的。可惜伊公婆早去了一年，临死，还怨天怨地，讲儿子倒灶，讨了个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残废！”

忽然，邮局送来一份电报，上面写的收报人是柳家阿嫂的名字——何丹。被居民会聘请来照顾阿嫂的朱妈妈和大家商量，电报里的消息不知是好是坏，还是先看看，再决定用什么方式通知她。众人同意。朱妈妈拆了电报，念道：

“二十四日午到家。彤。”

小孩子们喧嚷起来：“柳家阿哥要回来了！”

朱妈妈喜气洋洋地提了竹篮去买小菜。

电报放在床头小柜上。大镜子里那张对着电报的脸绽开

了笑容。这个经年累月躺在床上的人，现在很有生气：漆黑的散发遮掩下的长眉细眼，目光灼灼；黄黄的脸色被嘴上的微笑掩去了病态。现在看上去她还不到四十岁呢！

火车要十二点四十分到站。朱妈妈在大方桌上摆好碗、盏、杯、盘，把烧好的饭、菜用竹罩子盖上，向床上的何丹喊道：“阿嫂，我回屋里烧自家的饭，到辰光会来的。依不要心急，定定心，困一觉。”

大镜子里的面孔呈现出微笑；那神色和蓝天、绿树、阳光、白云一样开朗，清新。

“大青山，山连山，
层层青山遮不断……”

“阿姨，大声点唱！”一个小孩扒着门大声叫喊。歌声中断了，接着是沉寂。

时间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过去。柳家阿嫂半靠在枕上，两眼紧盯着门，侧耳听着门外杂沓的脚步声。她能在纷乱的脚步声中分辨出谁在外边走过；更能在众多的声音里敏感地认出那踩在她心尖上的轻轻脚步声。腕上的表在轻轻地嘀嗒，时针指着午后一点。她更加全神贯注地、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门，紧张地听着。忽然，她向后一倒，两眼一闭；随着这个动作，关着的半扇门被吱地一声推开了。先进来的是一只草绿色的帆布大旅行袋，随后是一只脚，然后是半个身子，而来人还在门框以外，扭着头和穿堂后边天井院里的邻居打招呼。大院落里笑语声喧，打破了僻巷深庭的沉寂。

“阿哥啥辰光走到的？依总归回来了。”

“啊唷，大家来呀！柳家阿哥回来了！”

“阿哥！苦头吃煞了。还好吧？”

“还好，还好！大家好！”

“大家识相点，等一晌再捉牢阿哥讲闲话。”是朱妈妈的声音。紧接着是怀盘，碗筷的叮当声。

旅行袋和人都进了门。柳家阿哥，更正确点说，应该叫他柳家阿叔或柳家阿爷。因为，“阿哥”已经鬓发斑白，眉目体态虽仍保持着当年的一点俊秀、挺拔，可眼角的鱼尾纹，额上的抬头纹，嘴唇两边的面颊纹，都说明他实在不该被称为“阿哥”了。

“阿丹！我来了。”

柳家阿哥把旅行袋放在地板上，两手搓着，热切地望着床上的人，轻细而急迫地叫了一声。

阿嫂紧闭的双眼睁开了，一串泪珠一滴一滴顺着面颊滚落在她那蓝布罩衫上。

“外边是春天了。真正的春天来了，大地复苏，我这个曾经在政治上被枪杀的人，居然在春光中复活了。”阿哥转身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终年不动的木板。木板外面是细格子的窗棂。他索性取掉木板，扯下窗上的纱布，一阵清风吹进房来，小院的景物尽收眼底。忽然，他呆住了，眼光停留在墙根腊梅旁的苦楝树上。床上的人也在出神地看那棵象征着苦难与坚贞的小树。阿哥激动地回头望望阿丹，见她正含泪带笑贪婪地看着小院里的景物。

“苦楝，你长得多么好！我种下你时，才三寸多高，我让你和我的阿丹为伴，你不负重托，十年以后，居然成材了。当年，我默念：苦楝，苦楝！阿丹，阿丹！树在人在，莫负青天！今日，苍天开眼，晴空万里，苦楝繁茂，人……”他惶惑地急忙走近床边，习惯地把被子掖好，取过一只枕头给何

丹垫在背后，两眼不住地察看妻子的神情面色；然后，紧挨她坐在床边，掏出手绢给她拭去泪水。

阿嫂笑了。这是真正的笑，灿烂的笑，有生命力的笑。阿哥又惊又喜：这笑容他已经十三年没有看到了。

“何丹，我说的你懂吗？”

何丹点点头，嘴唇微微张了几下；忽然，从那紧闭的两唇间发出嘶哑、断续的歌声：

“大青山，山连山，
层层青山遮不断，……”

歌声，由于歌者的虚弱而断续、颤抖；可是，非常清楚、准确、充满感情。阿哥跳了起来。这个刚强的汉子，二十几年的痛苦没有使他流过泪；此时此刻，他蛾绒样的睫毛微微抖动，几滴喜泪簌簌掉在何丹的手上。他先握住妻子的手摇晃，忽而放开手，伸出双臂将她上半身托起，俯在那张黄肿的脸上叫道：

“阿丹，你唱了？那你应该好好说话呀！”

“柳彤！”生硬而亲切的发音。

“阿丹！我的阿丹哪！……”

阿哥把他苍老的面颊紧紧贴在那张黄肿的脸上，泪珠汇在一起，滴滴洒在床褥上。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一个小时，也许只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翻腾着一种酸、甜、苦、涩混合在一起的爱；在无尽的感情的波涛里起伏上下……

名叫何丹的女人推开阿哥，把他的头扳在怀里，仔细察看头上的白发，轻轻抚摸那皱纹叠起而又粗糙的面颊，想抚平那额上又深又长、又密又弯的皱纹。

阿哥怕她过于激动，忙转移话题说：

“别看了，别摸了，反正是老了：自然规律嘛！想想看，你四十一了，我呢，马上快五十了。你记得吗？你说过，咱们活到头发全白了，也会象年轻时一样好。现在，还不算太老，咱们四十当十四，五十当十五，来个返老回童怎么样？”阿哥理理自己的头发，稀疏的两鬓使得他的额头显得更高，脸色也更开朗。

“我头上揭去一道符，又加了一个衔。我评上讲师了，几篇论文要出集子。有人提出要选我当教研室主任呢。我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决不敢当。本来改正通知一宣布，我就请假要回来看你；老陶悄悄要我晚几天走，说给你带件礼物，喏，就是这顶新帽子：讲师。临行前陈部长，不，现在是陈书记了，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说，我的困难领导上知道，我别无所求，只要何丹能活着，能和我在一起就行。组织组很快给办了转移手续：送你到上海治病。这一次绝不会给撵出来了！你的病一定要治好，一定会治好！同志们想念你，盼着你重上讲台呢。你看，你又唱又说，十年以前，我对大夫说你不会说话，是不愿说话，可他们硬说你患了失音症。你刚才唱得多好，一点没走调。《大青山》，是我当年在大学生音乐会上唱的一支歌，还得了奖；咱们结婚那晚上你还唱过；到如今，你竟还记得。可见，你的记忆力还很好，声带也没坏。我相信，你一切都没坏，一切都会好起来。山丹丹要开花了！这一切都是党中央给的，华主席给的。阿丹，振作起来，咱们还要……革命！柳彤有资格革命了！这资格来之不易。咱们还要干一番事业，为‘四个现代化’出一把老劲。老了不要紧，只要肯努力：大器晚成嘛！阿丹，你猜

我带了什么来？”

阿哥蹲在地板上，拉开旅行袋的拉链，捧出一个报纸包的大包，拆开几层以后，露出一个白色搪瓷大饭碗，碗里装满灰黄色的砂砾土，土里栽着一丛灰绿色的草茎。大碗摆在床头柜上。何丹望着那丛不起眼的草，神色逐渐冷静，渐渐现出坚毅，既而转为开朗。只见她嘴唇翕动，微微抖了一阵，吐出几个清楚的字：“马兰草！”

柳彤翻开一册杂志的扉页，从里边小心地揭起一株连草带花的标本，也放在大碗上，深情地说：

“马兰草度过严冬，看看象死了，可根仍然活着，到了春天还要发芽，抽叶，开出绚丽的花朵。”

何丹紧盯着那只碗和标本，出神地点点头，神情激动而又清楚地、一字一句地说：

“春天来了，百花竞放，野草马兰，也要向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向伟大的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献上一朵小花，以表达她万分感激之情。彤，你说是吗？”

阿哥激动地望着何丹，微微点了点头。顿时，他们的思想飞向了遥远的过去……